

天涯诗海

骑楼老街

田定根

风穿过骑楼长长的廊檐
把百年的光阴,吹得慢了一点

青石板被脚步磨得发亮
老商号的牌匾,还挂在当年
南洋的风来过,归乡的人来过
一砖一瓦,藏着没说完的从前

三角梅开在窗沿
老爸茶的热气,漫过寻常人间
钟楼的钟声,不紧不慢
和着海风,数着潮起潮落的每
一天

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
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暖
老街静静站着
守着海口,最朴素的人间烟火
也守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流年

渔舟唱晚

陈松

夕阳斜斜落进水面
渔舟轻晃,划破金波

橹声慢,摇碎一河晚霞
风掠过,捎来淡淡鱼腥

渔网收起最后一缕光
船舷边,水波轻轻荡

远处炊烟漫过村庄
归鸟掠过淡青色天际

歌声从舟中轻轻飘出
不高,却裹着暖意

暮色漫上来,裹住船身
一天辛劳,都沉进水里

船影渐远,灯火初明
余音还在河面缓缓绕

黄昏的光

黄信波

我不喜欢看日出
日出太闹了
我更喜欢看黄昏的光
斜斜地铺在旧墙上
一寸一寸地往后退
带着一天该有的那种慢

我也喜欢看墙根底下那丛野菊
被光照着
变得透亮透亮的
好像藏着最后一点暖意
花瓣薄得能看见里头的脉络
连光都透过去了

我是个不赶时间的人
我把光进去的速度
跟花开的时间
悄悄画了个等号
把自己放进这个等式里头
慢一点
再慢一点
安安静静地
就看这一回



黄昏。蒙海龙 作

百家笔会

红与绿的相遇

郭玉光



盘山路。蒙海龙 作

一脚踏进昌江的七
叉镇,春天便在宝山梯
田里,缓缓铺开了一帘幽梦。
远山含黛,梯田层叠如天梯,一
湾湾水田,映着天光,也映着人
间最热烈的红。木棉花不必绿
叶相衬,径自开得坦荡、炽烈,
就像黎族儿女的性情,热烈又
赤诚……

——题记

循着春的召唤,我和家人踏入了
昌江七叉镇的宝山梯田,在层叠
的田埂间,我与木棉花撞了个满怀。
这不是都市园林里的刻意邂逅,
是黎乡大地与时光共谋的重逢,
是英雄花与梯田共生的千年之约,
在云雾缭绕的霸王岭下,铺展成最
炽热的春日长卷……

你看,清晨的雾还未散尽,霸王
岭的山影就在云里若隐若现。我们
将车停放在宝山梯田景区停车场,沿
着水泥路往观景台走去,踏入这片红

与绿的秘境。

吹来的风,裹着泥土与草木的清
润,还有木棉花独有的、热烈的气
息。梯田一层叠着一层,像大地缓缓
舒展的腰身,曲线顺着山势蜿蜒,将
厚重的土层铺成柔软的绸缎。那是
土地最深情的姿态,每一次起伏,都
是一场关于收获的盛宴。梯田里刚
灌溉的春水,亮得像碎银,映着天的
淡蓝、云的软白,像是时光在大地上
写下的关于生长与轮回的散文诗。

走着走着,迎面欢迎我们的是一
株顶天立地的木棉树,枝干苍劲,皴
裂的树皮刻着岁月,满枝满桠的红
花,开得肆意、张扬,像一团团燃烧
的火焰,又像黎家阿妹绣在帕上的
朱砂一般,让人顿觉心旷神怡。

到达观景台后,我站在那里远
眺,感觉整座山谷都在燃烧。那层层
梯田宛如大地的指纹,从山脚蜿蜒至
山腰,翠绿的秧苗刚探出头,为田
埂绣上了鲜活的绿点。而那些散落在
田埂、溪畔、村落旁的木棉树,像一
群顶天立地的勇士,赤裸着枝干,擎
着一朵朵碗口大的红花,艳得浓烈,
红得坦荡。虽没有一片绿叶的衬垫,
唯有纯粹的红与澄澈的蓝相映,与
缭绕的白云相拥,将梯田变成镶嵌
着红宝石的天梯。风过处,花枝摇曳,
花瓣簌簌坠落,有的轻吻田垄的新
绿,有的坠入澄澈的田水,将倒影染
成一片胭脂色,分不清是花在水中
开,还是水在花中流。

午后的阳光渐暖,雾散了,天更
蓝。梯田里的水映着花,花映着天,

红的更烈,绿的更润。这时,有三
五成群的游人,手拿着相机走过田
埂。木棉树下,他们的身影与花、
与田融为一体,成了画里最鲜活
的一笔。我们坐在观景台的木阶上,
不说话,只看风过木棉,看云过山
峦,看春水在梯田里缓缓流淌。时
光仿佛慢了下来,慢到能听见花瓣
落地的轻响,能听见心跳与花开同
频……

我们沿着水泥路下行返回了停
车场,脚下的泥土带着青草与稻禾
的清香,身旁的木棉树粗壮挺拔,
树皮沟壑纵横,刻满了千年的风
霜。相传,是黎族英雄吉化化作此
树,鲜血凝成花瓣,箭翎化作枝桠,
守护着世世代代的黎族子民。于
是,这花便成了黎乡的英雄图腾,
成了爱情与新生的象征。

一位黎族阿婆背着竹筐走过,
拾起落在田埂上的花瓣。她的衣襟
上绣着木棉花纹,与枝头的红花遥
相呼应,那是黎锦里流淌的文化密
码,是“木棉的孩子”对故土最深
的眷恋。木棉花,是大自然的馈赠,
晒干可泡茶回甘,裹粉可炸成酥香,
就连花蒂也能炒出山野的鲜美。

春耕的黎族农人在花影下劳作,
犁铧划过田水,搅碎了花与云的
倒影。木棉树沉默地伫立着,根系
深深扎进田坎,既涵养水源,又为
稻田引来益鸟,落叶化作天然的肥
料,与水稻构成最古老的共生智慧。
这是黎族先民传下的生存哲学,
让火烈的木棉花与温润的稻田相
依相伴,在刀耕火种的岁月里,孕

出“白石黑米”的醇香,也孕育出代
相传的烟火人间。

我俯身拾起一朵坠落的木棉花,
花瓣厚实如绒,带着阳光的温度与
草木的清香,指尖触到粗糙的纹理,
仿佛摸到了黎乡的脉搏。抬头望去,
一朵红花正从枝头以决绝而温柔
的姿态坠落,不恋枝头,不沾尘埃,
完成一场热烈的谢幕——这就是
木棉树的勇气,也是黎乡人的韧性。

田埂边的黎锦合作社里,阿姐们
指尖翻飞,将木棉的红、梯田的绿
一起织进锦缎,那些带着木棉花纹
的服饰与包包,正带着黎乡的温度
走向远方。

傍晚时分,暮色渐浓,云雾又
起。这时的夕阳,又给这里的群山
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木棉花的红
被染得更暖,梯田的水也泛着碎金。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最后一抹霞光
为花瓣镀上了金边,看着村落的炊
烟与云雾交融,忽然懂得了这场
相遇的深意。

木棉花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种
生命的姿态,像英雄般挺立,像黎
民般质朴,在与梯田的共生中,在
与岁月的相守中,既绽放着炽热
的光芒,又滋养着黎族烟火的人间。

当我们离去时,衣间沾染了花的
清香。这场在宝山梯田的相遇,让
我明白了木棉花的红,是英雄的血,
是春的信使,是黎族人民千年未
改的热忱。那片燃烧的梯田,那些
挺拔的“英雄树”,在记忆里绽放,
提醒我生命当如木棉,热烈坦荡,
向阳而生,与大地共生……

时光佳话

自然时令的黄金分割点

王世全

自然时令的流转不是平铺直叙
的铺陈,而是藏着一丝微妙的平
衡,那便是黄金分割点,不偏不倚,
不浓不淡,在寒与暖、枯与荣、盛
与衰之间,划出一道温柔又精准的
界线,让每一段时节都有了独特的
质感与韵味。

春日的黄金分割点,藏在寒意
未消与暖意初萌的缝隙里。此时
零星凉意裹着晨露,沾在抽芽的
枝桠上,不肯轻易散去。柳枝冒出
嫩黄的芽尖,像被春风轻轻晕开
的颜料,淡得恰好。风里还带着几
分凉意,吹在脸上,既有残留的清
寒,又有新生的暖意,刚好平衡了
冬的沉寂与春的躁动。田埂上的
小草探出脑袋,零星点缀在还未
完全返青的土地上,不密不疏,不
高不矮,恰是春日最动人的模样,
这便是春的分割点,恰到好处地
衔接了冬与夏的过渡。

夏日的黄金分割点,躲在浓荫
与清风的交织中。阳光不算炽烈,
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在地上织
就斑驳的光影。树叶长得繁茂,却
还未密不透风,风能够轻易穿过
枝叶,带来阵阵清凉。池塘里的荷
花初绽,花瓣上的露珠滚动,折射
出细碎的光,藏着夏日最温柔的
诗意。此时的蝉鸣尚不聒噪,蛙
鸣也带着几分舒缓,与清风、荷
香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刚刚好
的夏日画卷,这便是夏的分割点,
避开了酷暑的煎熬,留下了夏日
的清爽。

秋日的黄金分割点,落在繁叶
与疏枝的过渡间。褪去了盛夏的
浓绿,树叶开始染上浅黄、浅红,
枝头仍有大半枝叶坚守,不似深秋
那般萧瑟。风里带着几分清爽,吹
过枝头,便有几片叶子轻轻飘落,
像是在与枝头温柔告别。田埂上
的作物褪去青涩,染上成熟的色
泽,沉甸甸的果实挂在枝头,带着
几分饱满,几分谦逊,藏着丰收的
希望。这便是秋的黄金分割点,平
衡了夏的繁盛与冬的沉寂,藏着
岁月沉淀的温柔。

冬日的黄金分割点,裹在寒凉
与暖阳的相拥里。寒意已悄然弥
漫,却还未到滴水成冰的凛冽,阳
光时常穿透云层,洒下一片温暖,
驱散些许寒凉。枝头的叶子早已
落尽,却仍有几枝寒梅悄然孕育花
苞,在寒凉中藏着生机。大地覆
着一层薄霜,添了几分冬日的清
冽。此时的风虽凉,却也带着几分
静谧,没有深秋的萧瑟,也没有深
冬的凛冽,恰是冬日最平和的模
样,这便是冬的分割点,衔接了秋
的沉淀与春的新生。

自然时令的黄金分割点,是时
光自然流转的馈赠。它藏在每一
段时节的过渡里,平衡着寒与暖、
枯与荣、盛与衰,让每一段时光
都有了独特的韵味。不必追求极
致的繁盛,不必惋惜凋零的落幕,
这恰到好处的分割点,便是自然
最温柔的智慧,教会我们在取舍
之间,读懂时光的从容,感受岁月
的静好。

四季回音

夏从舌尖绽放

黎月香

立夏前几天,田野里正在悄悄
酝酿着什么,万物都在“含苞”,
只等一个信号。

那个信号,不在日历上,也不在
温度计里,而在舌尖上。小时候,
立夏这天早晨,外婆提着竹篮从
菜园回来,篮子里躺着带露水的蚕
豆、几根弯如新月的黄瓜,还有一
小把叶子卷曲的茼蒿。黄瓜拍好
搁在碟里,茼蒿在油锅里翻炒了
两下,捏一下蚕豆,“啪”的一声裂
开,三颗青碧的豆子滚出来,圆滚
滚的,可不就是从梦里醒来的样
子。

锅里的水烧开了,蚕豆扑通扑
通滚进锅里。只煮了三分钟,外
婆就用漏勺捞起来,撒一小撮盐。
我迫不及待地拈起一颗,转头夹一
块黄瓜,那股清冽的脆响从齿间
一直传到耳根。再舀一勺茼蒿,
紫红的汤汁裹着米饭,像潮水漫
过沙滩。

最后是那颗蚕豆,牙齿轻轻一碾,
豆衣破裂,那团粉糯的豆泥似绿
色的烟火在舌面上炸开,整个口
腔被这股力量撑开了。

就是这一下,不是温和的过渡,
不是缓慢的苏醒,而是一次干脆
的绽放。外婆坐在一旁,笑眯眯
地看着我狼吞虎咽。她说了一句
老话:“立夏不吃豆,夏天白来了。”
我嘴里塞满蚕豆,含混地点头。以
前不懂这话的意思,这一点就懂
了。如果只是等夏天来,那它永远
隔着一段距离;只有用舌尖接住
它的那个瞬间,才算真正拥有。那
一口,是整个夏天的引信。

如今我离开故乡多年,每到立
夏还是会去菜市场买一把蚕豆、
几根黄瓜、一小把茼蒿。我知道,
这是我和夏天之间最私密的约定,
每一年它都在我的舌尖上准时绽
放。

万物皆熬

梁婉花

母亲夸赞我近两年
熬出来的猪油雪白细腻,
甚是漂亮。其实,年轻时
我亦熬过,只是那时总耐
不住性子,一不留神猪油
就糊了,现在人近中年倒
是能熬好一锅猪油了。

幼时初见祖母熬猪
油,灶上白气氤氲,她安
坐小凳,手中蒲扇轻摇,
控制着灶膛内那一点微
火。我性急,问何以不加
大火,祖母笑而不答,只
以勺轻推锅中脂块,那动
作从容不迫。后来我独
自尝试熬猪油却每每以
失败收场。那时只知道
火候难掌,而今方知,难
掌的岂止是火候。

少年时学熬粥,亦复
如是。米刚下锅,人便溜
去他处玩耍,待听得厨房
“噗”的一声,慌忙赶回,
粥早已沸沸开去,锅灶上
一片狼藉。母亲一面收
拾,一面叹道:“粥,是要
人守在边上看的。”多年
后,历经生活世智尘劳的
我方能屏息立于灶前,看
水中米粒从沉落到翻滚,
渐渐溢出香气,锅沸片
刻,赶紧掀开锅盖搅拌,
熬得一锅好粥。

人生诸事,无非一个
“熬”字。这“熬”是一种
慢火之功,将生涩熬成
成熟,将浮躁熬成沉淀,
将万千艰难熬成一抹云
淡风轻。

恰是“春风得意”,事
业家庭蒸蒸日上,我猝
不及防收到了女儿确诊
为孤独症的噩耗,我们夫
妻困在无望的日子里,
相对无言。那才是真正的
熬,无计可施,无处可逃,
只能守着这小小的灶,看
它沸腾,看它溢出,看它
几乎要烧干、烧塌。一日
复一日,琐碎重复,我们
耗费数年接受她是不一
样的烟火。

年少时总想一步登
天,遇困顿便焦虑不安,
视等待为虚耗。直至岁
月增长,才明白无论是
事业家庭还是人情练达
都需要时间的慢炖。

世间万物皆在熬中
成就:茶叶在沸水中熬
出清香,米谷在时光中熬
成精钢。而人,则在悲
欢离合的熬炼中,渐渐
接近生命的澄明之境。
人生百态,熬过去了,自
是清香回甘。